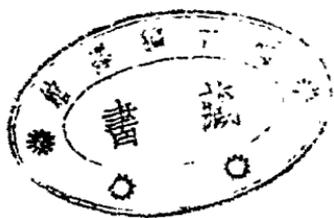


奇皮

波 奔

著 南 蔚 徐





徐蔚南著

目 錄

梅子	一
一九二七年的李四	二三
珊瑚	七七
奔波	九七
谷潤	一一三

奔

波

梅
子

—— S君初戀的談話 ——

現在又是「梅子流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的時候了。若在幾年之前，我這時最常食的果子，當然是酸脆的梅子了。我的故鄉，雖則不是產梅子的地方，可是梅子很多，上市也很早，第一批上市的是最嫩，小小的，中間的核，最容易嚼碎，嚼碎後，核仁裏一包酸水濺上舌尖，濺上齒牙，那味道真爽利呢。第二批上市的，那是大了，雖不像第一批那樣的嫩，可是仍舊極脆的；小販們把它拌上了煎白糖，然後出賣，青地白面，真令人愛好。我覺得我幼時的吃白糖

梅子最是藝術的了，和周作人先生說的吃酒一樣：我愛吃拌着潔白煎糖的青梅，可是心裏不忍幾口就吃盡它，總是先用着舌尖將白糖慢慢舐盡了，把它捏在兩個指裏，把玩了多時，有時還要把這肥大的青脆梅去給母親看了一下，然後再一小口一小口的吃它，自然吃一口辨一會滋味的，喫完了青梅的肉，也要咬碎它的核，取出了核仁，將一根長頭髮在核仁中間切緊了，成爲一個小葫蘆的樣子。第三批上市的梅子，都是熟梅了，一半紅的，一半黃的，那顏色很美麗，可是不大脆了，並且也不大酸了，但是我們愛吃的。總之，梅子是最愛的果子：生的固然愛好，就是糖浸脆梅，青鹽梅

子，梅醬，我也愛好。

近來，我到上海去的時候，看見小販擔上的梅子，拌糖的和
不拌糖的，總想去買幾個來嘗一會，可是一乘汽車來了，灰塵的巨浪向左右展開，我便覺得那梅子着了塵埃不可吃了，所以幾次看見賣梅子的，幾次想去買，終於幾次都沒有買。水果店裏又不見出賣梅子，賣的都是什麼金山蘋果，暹羅柚子，芒果一類外國水果或者外國種的水果。

關於梅子，我還有一段浪漫史呢。

我十三歲的時候，春季裏，一位親戚的姊姊因為本地的女學校辦得不大好，要進我們地方的女學校，她於是就寄宿

在我的家裏。

她來了以後，我覺得很快活。原來我沒有年齡相彷彿的姊妹，有一個姊妹已出嫁多年了，有一個哥哥年紀比我大十多歲，如今是死了。幼小時在家裏，總是一個人，心裏雖則很想玩捉迷藏，拍球，跑跳的把戲，可是常常一個人，沒有伴儕，覺得怪淒涼的，有時一個人在庭中跳了一回繩，終於無聊地悶到房間裏去畫圖了或者作手工了。母親雖則愛我，但是她是一中國式的良妻賢母，她不會像西洋的母親般，和我一塊兒跳躍，和我一塊兒拍球，唱歌，遊戲。我幼時，現在還承，異時邁的孤寂的生活，如今神經質的樣子，或許是幼

時孤寂的結果吧。

她來了以後，我覺得很快活，我覺得家中有伴侶了。原來學校裏雖則到放夜學的時候，我還是要在校內和同伴遊戲，一直要等到家中派女僕來領了纜肯回家的。如今一放學就趕回家來，趕到她處，強要她和我一起遊戲，拍乒乓球呀，拍皮球呀，剪紙花呀，或者在一起談天。最初，我很失望，因為她太像大人般的樣子了，對我很客氣，我要她游玩時候，她彷彿是勉強應酬我的，全沒有一點熱烈。但是後來遊戲慣了，她的大人般的樣子也改變一點了。

她的名字叫梅子，據說因她的父親的名字中有個梅字

的，并且父親愛她和男孩子一樣，所以替她取名梅子，這是後來問了母親才知道的。

我還記得那年現在的時光，母親買給我許多青梅。我便取一小籃梅子到她面前，將梅子呈給她看。口裏說：『我要吃梅子了，吃梅子了，梅子我吃脫你！』

她笑着抽開抽屜來，抽屜裏也有許多梅子。說道：『我也有的，我自己也要吃去我自己呢。』

說時，一個青翠的梅子，一小半放入她血紅的嘴唇，雪白的牙齒中間去了。包着濃黑眼珠的眼皮上溢滿着歡笑；外皮極薄看得出血液般的面頰上，起了兩個笑渦，深深的。我

當時彷彿突然呆了，目不轉睛的望着她，有如一個人沒有看過太陽的人，一旦置身於陽光燦爛之中，忽然發呆了的一般。當時我覺得原來梅子是這樣美麗的，怎麼我一直到這時候纔發見，兀自奇怪。她見我這般發呆，便笑着問道：

『你怎麼了？』

我被她一問，驚醒了，覺得非常的羞愧，嘴裏說着：『沒有什麼』，兩條腿卻連忙搬動，逃回自己的房裏去，橫在床上，心跳動的很劇烈。臉上熱烘烘的。她的房間正和我的相對，我恐怕她站在窗口望我，我只是橫在床上，不肯起來。後來嗅了幾個梅子，牙齒一酸，心才漸漸平靜下去。然

而這一個晚上，喫晚飯時，我却不敢和她並排坐了。我坐在她的下橫。我看見她有時將靈動的眼睛轉過來看我一看，笑着，我又覺得臉上熱烘烘了，眼睛望着飯盤，只當作不見。其實，她那裏不知道我在害羞呢？

翌日清晨，我起身後推開窗子，看見她在那裏理髮了，我仍和平日一般，隔着個天井，對她說：『梅子，你早啊！』她也照例回答我：『你也早啊！』

平常，我天天到她那邊去梳頭髮，因為母親處沒有像她那樣大的圓鏡子，沒有她那樣的生髮油，也沒有她那樣的牛角梳子。這一天，我却有點不能走過去的樣子。她後來見我

不走過去，她便向我招手說：

『來啊！我來和你梳頭啊？』

她替我將頭髮梳向後方，因為用了油，梳得很光，她望鏡中的我，說道，『好光亮，彷彿貓頭了。』

『你額上蓬鬆的頭髮像什麼呢？』我說。

『像獅子。』她說。

我笑着，心上覺得她是可愛的，真是可愛的，但是不說什麼話。她卻又說道：

『獅子要喫貓的呢！』

『好，你就吃我罷，我情願給你吃去……』

這一天早晨的歡樂，我到學校裏還覺得沒有散失。

凡是她要我替她做什麼工作，我覺得非常的幸運。有時，她叫我篩碗茶；有時，她要我到街上去買紙筆，我無不聽從她的。最有興味的工作就是理絨線。一大絞血紅的絨線套在我的手臂上，令我平伸着兩手，她將絨線的一頭理了出來，開始繞成一個絨球。我平伸着兩條手臂，經過半小時或一小時以上，雖則覺得有點酸，但是這酸味，彷彿吃梅子時一樣，我自己願意的，我愛好的。我有時，手臂套着絨線，兩足向後退，將絨線引得很長，接着便又向着她走，一直走到她坐着的膝前，我的膝觸着她的膝，她便將身子向旁稍側，

呈高了她的手，仍繞她的絨球。我又退後；我又向前，她總不說我頑皮；有時我站在她膝前，不動了，好久，她才把手在胸前一推，說：

『好好的！走開！繞完後我替你結副手套。』

我們鄉裏的小學校，開聯合運動會了。我知道梅子的學校，參加在內的。我又知道梅子參加網球比賽，我是小學校裏足球隊隊員。運動會在沒有舉行之前一星期，我和她總是講着運動的事。她回到家中，常常一個人很熱心將網球對着牆子拍，因為家中沒有拍網球的場所，我在校中也天天練足球。

開會的一天到了。會場上熱鬧得很，可說全個鄉村的男

女都赴會觀覽的。我在運動場的四周，跳來跳去，彷彿忙得很，心裏非常歡喜。看見梅子穿着白色的洋式的衣服同着女伴站立在運動員席中，我覺的更高興，希望她今天網球第一。

網球要比賽了，她換了一套白色的運動服，在頸項裏圍着一條紅緞條，一頂白草帽，伴着同樣裝束的對手，從容地走入比賽場內。一時觀衆，初看見這一對女學生穿着的洋式衣服，大家都鼓起掌來。

比賽開始了，她們輕捷的身體，在場中奔馳，彷彿一對白蝴蝶在左右飛舞。那個球如流星一般，跳過東，跳過西，

正在跳躍得最高興的時候，梅子突然奮力將它一擊，對手想用力抵抗，可是已來不及，球落地了。這時掌聲又四起了，我也快活到跳躍起來。後來梅子發球，對手竟完全接不住。梅子的拍球本領真不差，連接幾個葛姆都是她勝的。單人網球的錦標都被她獲得了。

單人網球過後，就是我們的足球了。我因為梅子網球得了勝利，我更加要一試我的好身手。我是一個「輪南」。對手方的「輪南」，身體雖則比我高，但是我比他們跑得快，幾次奮爭之後，我奪到了球，趕緊向前奔馳，場週的觀客都大聲吶喊，『跑得快！跑得快！』我聽着彷彿梅子也在呼

喊，我奮不顧身，奔至對敵球門前一丈多的地方，用力將球一蹴，球果然被蹴入球門了。但是同時我已被對敵的「輪南」擠到在地，并且覺得右足的小足指痛得很，左腿被人踐踏幾脚。經場中的紅十字的醫生一看，知道我右足小足指脫筍了。我覺得痛苦，但我聽見觀衆歡呼讚美的聲音又覺得光榮，我勉力仍舊加入作戰。到了下半時，我不知怎樣來的神奇，我又蹴進一球。到最後，我們的球隊以三對一佔勝了。我走出場時，梅子趕來在我的肩上拍了幾下，讚美我的奮勇。在球場裏，脚到不拐，可是比賽完了，脚指倒痛了，走路也拐了。梅子過來扶我，我的同學們也要來扶我，他們口

角起來。我很爲難。後來，梅子說：『他是我的弟弟！』同學們纔讓她扶我，扶進休息室。

這一天的光榮，當時我覺得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或者是唯一的。

有一天下雨，我從學校裏回來，據說梅子病了。我將書包在櫃子上，一摔連忙趕到她的房間裏，看見母親坐在她的床沿上。梅子在流淚。我從沒有看見她哭過，今天看見她哭了，我想她生了大病吧。她看見我進去，把手帕抹去眼淚，做出笑容來說道：

『我病了，頭痛得彷彿要爆裂了。』

說時眼睛又水汪汪的了。我不知如何，因為她的落眼淚，使我心中很難過。那時候，我正受着父親的影響，學做詩。我一個人在房中想，我既不能時時刻去陪伴她，又不能使她不落眼淚，我還是來做詩罷。父親不是說過嗎？詩是宣洩憂怨的工具，所以詩人愈窮而詩愈工。我今天憂怨，真的做詩罷，於是唔唔起來了。我記得我做的一首詩中，有一句「酸滴心頭梅子雨」，是雙關的。父親看了，他懂得我的意思，只是笑着，沒有說什麼。

至於梅子的病，梅子的頭痛，吃了幾個「阿斯辟靈」之後就好了。

這一年的初秋，我到上海N中學讀書，梅子也到了城內女子學校裏去讀書了。我們曾經通過幾次信，但是信中講的都是學校何時開運動會，何時放假等事，沒有談到別的事情。我心中想談別的事，恐怕她們學校裏學監檢查，所以也不敢談。

我們這樣子三年不見面。

十六歲的一年，我到她的家裏住過一星期。但是在這一星期裏，我們雖則很親熱，但是在親熱中，彷彿有一種穩祕的巨力壓迫着我們，使我們不敢講一句心中要想說的話。

從此，兩人又是兩年不見面。

不幸得很，我再見她時，她已將離開這個世界了。

這又是在初夏的時候，我從遠處趕回家裏，到家中的晚上，就得到梅子病重的消息。翌日，母親雇了船要去望病，我也要去，父親不許，但是我定要去，終於與母親同去。

梅子病倒在床上，顏色慘白中發青，一頭濃黑的頭髮披散在白色的枕上，兩隻瘦削的手露在湖色薄被的外面。她看見我們到了，勉強要笑，但是笑不出。她說的話，聲音已啞了，鼻翼扇動着。我看見她這樣的痛苦，幾乎放聲哭出來。

後來，我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到外面房裏去談病情了。房

中靜悄悄地，只有她的急促的呼吸聲，和我的呼吸聲。

我坐在床沿上，她握着我的手，不說什麼話，靜靜地眼淚從眼睛裏淌出來。我一手撫摸她的頭髮，噙着眼淚，問她允許不允許我將面頰貼在她的面頰上，她點了點頭，仍舊淌着眼淚。我們的臉相貼着的時候，我們的眼淚交混在一起了。我們只是哭，不說什麼話。

突然，兩個母親來了。我連即坐起。她們看見我們哭泣，便說醫生和星相都說過不要緊的，你們不要哭。

我雖然不相信星相。但是在那時我卻希望星相的靈驗。我曾聽見人說，離大指最近，手掌上的第一條紋路是關於人

的壽命的，如果那紋路中間折斷的，壽不長，連續到底的，壽長；女人看右手，男人看左手。我就拏起梅子右手來看那掌紋。很好，那條掌紋中間並不折斷。當時，我覺得吃了定心丸一般，以為梅子不會病死的了。

母親原來預定當日就歸家的，後來被她的母親留住了。母親便教我先乘船回去，我想不去，也說不出口。

那知道翌日，梅子亡故的報告已經來了。我接到報告時，在書上讀過什麼「酸鼻」，什麼「如冷水灌背」等話，都親身經驗到了。

這一年的夏天，我的母親到地下去望梅子去了。

每逢初夏的時候，梅子上市的時候，我想着梅子的酸味，我便聯想到梅子。如今初夏又到了！梅子！梅子！梅子！梅子！

五月二十二日夜

一九二七年的李四

一九二七年真是我們長江流域人民悲喜交集的一年。這一年中，革命軍的勝利，軍閥的敗潰，共產黨的擾亂，商業的停頓，工廠的倒閉，田禾的豐收，有多少件事使人民歡喜到發狂了，有多少件事使大家痛哭流涕了。不僅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是如此，就是那種做革命官的何嘗不如此呢。此地關於革命官三個字似乎應該略加一點說明。原來自從革命的軍事勢力膨脹到長江流域之後，內地的一般老百姓，對於國民黨黨部的職員都稱為革命官的，以別於如縣知事那樣的行政官

吏。他們只知道革命黨，不知道國民黨。他們把黨部當作革命黨添設的新官廳。但是黨部職員不是政府所任命的行政長官，便在官字上面加了『革命』兩個字做區別詞。在他們，擬出這個新名詞來，當然認為很有道理，不可非難的。

江浙兩省，因為當革命軍事勢力沒有從廣東發展出來之前，早已遍植黨部的緣故，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季，革命軍來了，自然所謂革命官也者遍地皆是了。卻說江浙交界之處，有個S鎮，是屬於浙江C縣的，縱橫的市街都不過三里，但是市上商業卻很興盛，尤以絲織品為大宗，並且因為接近東方的大商埠上海的緣故，那個鎮上也享受着一點近代的物

質文明，譬如電燈，電話，汽油船之類。當一九二七年二月革命軍已達到S鎮上了，同時那革命官在鎮上也出現了。革命官們在鎮東的一座破廟裏設立了一個革命的新衙門——黨部。他們都很忙碌，一面要接連地招待革命軍的食宿，代購稻草和白米，一面又要貼標語，發傳單，開市民大會。他們雖很勞碌，但是他們不特毫無怨恨，反而很快活。

S鎮上國民黨員雖有二十多人，但是最忙碌，卻只有三四個人。一天，他們覺得事情應該大家分做做的，於是開了一次會分派職務，議定暫時設立四科：一，總務科，這是招待革命軍隊以及和當時他們眼光中視為土豪劣紳之輩接洽辦

事的；二，宣傳科，這是貼標語發傳單遊街演講的；三，軍需科，這是代軍隊購辦食糧和木板等等的；四，會計科，這是掌理黨部一切財政的。每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總務，宣傳，軍需三科的科長都由當地的小學教員們做去了，獨有會計一科，教員們竟當不來，據說因為那黨部的黨員中沒有算學教員的，於是便叫那個開設絲店的小老板李四來當科長。

李四是商界中的一個先覺者。前二年S鎮上要設立區黨部，因為人少，區分部只有二個，不能成立，有一部分黨員便去介紹親友進黨，設立第三區分部。那時李四就由親友介紹

在第三區分部裏做一個黨員。他的父親極力的反對他進黨，說：『我們是做生意人家，爲什麼要進革命黨！』李四說：『我進黨不過掛個名罷了，況且黨裏的名字也不是真名字，況且官廳也不禁止入黨的。』他嘴裏是如此說，心裏卻另一樣想法：他想素來以詩文聞名於國內的楊先生，那一個文人不捧他，他卻進革命黨了。還有那個紳董季先生，常常在縣裏做事，據說也是革命黨的黨員。他們以如此身價尙且進黨，我何苦不進呢？況且和楊先生等人在一處不很光輝嗎？況且革命黨將來成了事；哼！但是過了不多時，寬容國民黨的軍閥，因爲看見革命勢力的高漲，驚惶起來了，於是取締

國民黨非常嚴厲。李四那時心裏也着急起來。掛在他父親開設的絲店裏的一張黨部成立時他也攝在裏面的照片，雖經他父親親自代爲焚燬，但是覺得照相底片還在照相館裏不大妥當。他便去要求區黨部的常務委員去買回那張底片來消滅。常務委員笑他胆小，但被他逼不過，終於買回底片交給了他，由他親自打碎了結。消滅了照相底片之後，他對於同一區分部裏的同志說：『那張底片不打碎，倘然南京孫大帥查了出來，憑着照片通緝起來如何了得。我叫那常務委員去買回底片來時，他倒打官話，說革命黨是什麼都不怕的，就是死也不怕，一張照相底片算得什麼；哼，他要死，由他死』

去，難道我們真地去做革命黨，跟他去死不成，對不對？」同志們都讚他細心。他很滿意。但是這件消滅照相底片的大事，他除了告訴爺孃和幾位素稱莫逆的同志之外，絕不提起的。

他很恨孫大帥的取締國民黨。因為當國民黨公開之時，鎮上有什麼民衆集會時，均由國民黨員指揮的。他是國民黨員，所以逢到開會時，他胸間總是掛着一條招待員的紅綢，自由出入於會場，覺得很光榮。國民黨既被取締了，民衆集會也沒有了，他的招待員的綢片也沒有掛了。

當孫大帥的軍隊，到了一九二六年冬，一天失敗一天的

時候，李四真是歡喜至極了。天天盼望孫大帥趕快下台，天天盼望革命軍早日降臨，及至革命軍和孫軍在錢塘江兩岸爭持的時候，他嫌革命軍進展得太慢了。他看了報紙，和父親談話時，總是非常快活。說革命軍不日好要到了，孫傳芳立刻要下台了。他的父親卻仍反對他，說：『孫傳芳下台了，關你什麼事？革命黨勝利了，你有什麼好處！』李四覺得父親的說話太輕蔑他了，恨恨地說道：『你看吧，革命軍到時，你看我有什麼好處吧！』

一天，聽見革命軍果然到了！李四真歡喜得要發狂了，他在家裏就狂呼起口號來。他立刻去找同志，探聽黨部消息。

人家說是黨部已公開辦事了，他便趕到那座破廟裏，看見區黨部裏的職員們都很忙碌，有的在招待軍官，有的在貼總理照片和遺囑，有的在寫標語，有的帶着兵士去看住宿的房屋。他到了之後，便對那常務委員「毛遂自薦」地說：『我來做招待員，我來做招待員！』，常務對他說：『招待已有人了，現在軍隊裏要稻草，你到稻草行去定三百担來吧。』他聽見招待員已經有人做去，倒叫他去買稻草，心上很不滿意，但是當時又不便回絕常務，氣鼓鼓地去定購稻草了。回來時，合幾個素來在一處吃茶打牌的同志低低地說道：『黨部的事，凡是黨員都應該分做一點，怎麼今天連招待員都不要我做了！』

做事的人覺得事情太多了，不做事的人覺得太閒了。相反相成，於是他們開會議定分配職務了。會議結果，李四當了會計科長。他便得意了，連忙先向本地的一家印刷所印了一百張有銜頭的名片，約定當晚取貨。晚上他取了名片回到家裏，將他自己的一張名片和他從黨部裏櫃子上掣來的幾張軍官名片，放在父親面前的檯上說道：

『你看，今天到了這許多長官。』

做慣商人的父親生平沒有看見過有官銜的名片，一旦看見了，自然像得着秘本一般仔細看起來了，同時嘴裏還說道：

『參謀是姓張。』他再看一張說：

『就是這個人，你認識不認識？』

『噢，你改名爲李四了，我真糊塗，從沒有問你在革命黨裏叫什麼名字：：原來這個人就是你：：』

『爸爸，你不是常說革命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嗎？現在你看見了革命對我有什麼好處了！』說着帶着點得意的笑，『我明天還要去接收稅務所呢。做個稅務所長，你想想，有多少出息呀！』

父親覺得自己沒有見識，以前看差了革命，此刻被兒子說得竟閉口無言了，然而兒子畢竟要做稅務所長了；聽說鎮上的稅務所長一年有三四萬的收入，心裏那有不快活之理，

他便帶着安慰的口氣對李四說道：

『今天你吃力了，你還是早點去睡吧。』

到了明天，大清早，李四就起身了。忽忽地吃了一點早點心，他便拏了那一百張官銜的名片去給同志們看。做科長的幾位同志覺得名片上確有印頭銜的必要，於是也都飭人去印有官銜的名片了。

這一天到了黨部開會時，（當革命軍到S鎮後，黨部原來天天開會，有時一天裏竟開三四次會的，）李四提出接收本鎮稅務所的議案，理由是以前黨部未公開時，大家只盡義務，沒有權利；現在本鎮既在革命軍勢力之下，黨部公開，

義務權利應該並行的了。但是黨部沒有錢。要有錢，只有去接收稅務所。當會議未開之前，李四早約定他的知己同志推舉他去接收的了。然而會議的結果，對於李四的提案竟否決，據說S鎮雖在革命軍手，但全縣并未在革命軍勢力之下；S鎮的稅務隸屬於縣中，待全縣克復後再議云云。

李四對於同志否決他的提案很不滿意，不滿意了三天。後來軍隊裏不知又有什麼人，用着『團本部』的名義，寫一封信來給S鎮的黨部，說看見黨部同志的名片上，有刻着軍需科科长等等，未免過於招搖，請爲注意。李四看見這封信更加氣了，以爲這是迎送軍隊的那個常務叫軍隊寫來的，

因爲只有常務的名片不刻頭銜，並且因爲素來不和他同調。其餘刻頭銜名片的科長們也不滿意那軍隊寫信來譴責他們。他們對於軍隊的來信曾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許多時候之後，決定回覆軍隊一信，說所以刻印頭銜名片者，並非爲了出風頭，確爲便於軍隊過境時使喚計也。

李四做了會計科長二個月，還是個會計科長，稅務所也被旁人收去了，所以人家雖叫他革命官，他心中總還不满意。

不幸，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的後方搗亂起來了，國民黨便舉行清黨大運動。那運動自然不波及到S鎮上來。那個以詩文聞名的楊先生，追隨孫總理二十年左右的，到那時據說

也有共產黨的嫌疑，也在皇皇通緝名單之列。其實楊先生在
一九二六年的秋季，害了腦病之後，一直在西湖養病，對於
黨務簡直一點也不過問，甚至連朋友私人的通信也斷絕，只
是在那西子湖邊整理他知友的詩文，及至革命軍到了他的故
鄉，他才欣欣然回來，要看一看青天白日的故鄉；那一時的
黨國要人都叫他出去工作，他一概置之不理，兀自回到杏花
村去休養了。真是逆料不及的事情，一天剛天亮的時候，
杏花村上忽然來了一艘小軍艦。村上的人看見武裝的兵士接
連地上岸，都異常驚惶，以爲又有戰事發生了，後來聽見兵
士們詢問楊先生的住宅，說要捉拿他，因爲他是共產黨。

村人才安心了，不特安心，而且很快活地要去看捉擊共產黨了。一剎那間，楊先生的住宅完全被兵士包圍了。楊先生一家的人都從睡夢裏驚醒轉來，聽見大隊兵士來搜捉楊先生了，個個人正在嚇得手忙脚亂的時候，兵士們已衝進內室裏來了，不僅一個軍官發命令，許多兵士同時也齊聲呼喝：『屋中的人都站到庭中來，不准缺少一人！』老太太，奶奶，少爺，小姐，小孩子，女用人都已站立在一處了，個個人都嚇得身搖心顫。有個女僕，兩條腿抖得幾乎連身子都要倒下去了。但是在這許多人中，竟不見楊先生其人！兵士們於是到各間臥房裏去細搗，床底下，箱子裏，衣櫥中，處處都

搜尋到，卻總不見楊先生。做兵士嚮導的一個村上的地痞，據說搜到楊先生的床上，覺得那棉被還是熱和和的，怎麼人會不見，很是奇怪，以爲楊先生逃上屋頂去了。兵士們便爬上屋頂去查看，竟也不見。沒有法子，他們就帶了屋中的一個男子去。那個男子是楊先生的妹夫，生平不僅不幹黨國大事，就是鄉村瑣事也不要問聞的。後來過了三天，這位男人被審問一過也就放回來了。楊先生家裏的人看見姑老爺無恙回來，當然很歡喜，搜查時被地痞帶去的衣飾，自然更不放在心上了。

李四最初對於楊先生很爲尊重，後來因爲楊先生在縣中

辦理黨務，非常認真，常要黨員的工作報告表等事，李四等人覺得太麻煩，便有點討厭楊先生了。後來，又看見楊先生開除幾個借國民黨來招搖的黨員，（其中一人是李四私淑的老師），他對於楊先生便極憤恨了。現在看見楊先生被通緝了，被搜捕了，當然非常快活。他又看見總黨部裏的一班人，甚至連那個在孫大帥時代做縣知事，如今做縣執行委員長的萬里楊也怕共產嫌疑而避開了。他便趁這機會，連忙打個電報到省裏給他的私淑的老師。原來那個老師早已跟着親戚在省裏做什麼部的祕書的祕書了。過了不久，省裏的最高委員會指派 C 縣黨部的臨時縣執行委員了。那委員的名單

中，李四的大名果然也在，是農工部長，後來農工部長委任狀也到了。

李四心裏着實歡喜，他想想農工部長！哈哈！現在才不愧名副其實的革命官了。他把委任狀用鏡框掛起來，掛在他父親的絲店裏。但是過了一天，他覺得委任狀掛在鏡框裏不大好，便即擊下來，摺疊好了，放在皮夾裏，帶在身邊。看着熟人時，他就擊出那委任狀來，說：『你看看這是什麼！』看的人把那委任狀仔細看了一遍，仰起頭來，笑着對他說道：『恭喜！恭喜！』他還把委任狀帶到茶館裏，給同桌吃茶的人看。一桌上七八個長頭髮和短頭髮的頭擠在一處

貪賤地看着，旁桌的茶客都很驚奇，也有走過來觀看的。本地的舊紳董老爺們問一個看了回來的人道：

『他們看的什麼？』

『李四做了縣黨部的農工部長了。牠們在那兒看他的一張委任狀。』

紳董老爺聽了，微笑着，不作聲，重行抽他的紙烟。過了好一回，他慢慢地說道：『李四是文理也沒有弄通的……』坐在紳董對面的一個前縣參議員說道：『他做的是農工部長；農工的事情本來用不到通文理的。』紳董聽了笑笑。接着他們就談旁的事情了。

李四的父親看見兒子接到委任狀之後，兒子說的話雖則覺得比從前更加刺耳了，但又覺得兒子現在確確實實做了革命官了，兒子的說話或許有點道理，便由兒子隨便說什麼去，都不反對。逢到親戚到李四家裏去時，李四的母親總說起他的兒子道：『我家四少爺現在是在縣裏做官了，真忙得他要命，時常來來去去，沒有一天空了！』說完話，似乎帶着點憐愛的嘆息。

李四實在很忙碌的，時而回到鎮上，照料店務，時而又奉公進省，通常是在縣裏做革命官。他踏進了一個新鮮的集團之後——覺得從前在鎮上時自己的眼光太小了，常以爲官

廳是不知怎樣莊嚴神聖，不可親近的一個地方；現在自己做了革命官了，才知道官廳也不過如此，做官也不過那麼一回事。他覺悟自己從前的眼光太小，同時也覺得鎮上人原來極卑小的，不必顧忌，不足掛齒的。他做了三個月的革命官，學得了做官的種種訣竅，種種的眼光。

陰歷七月中旬，S鎮上例有迎神賽會之舉，非常熱鬧的；各大社廟裏，有變戲法，有西洋鏡，有打拳頭賣膏藥，有玩具攤，有日戲夜戲；鎮口的河面還有妓船。李四在沒有賽會前二天就回家了。他到茶館裏來吃茶時，委任狀雖

則還帶在身邊，但是不掣出來給人看了，因為鎮上一班紳士富商以及智識階級的人物都已認識他的了。他趾高氣揚地在一班擁護革命官的絲店小夥計，黨部小同志的中間高談闊論，得意非凡。到了晚上，同伴請他到妓船裏去吃花酒，不知怎的，李四吃飽了老酒，忽和龜奴大生衝突，定要把那龜奴送往官廳究辦。後經同伴代為懇求，結果那艘妓船當夜離去S鎮才了結。

面孔吃得血紅的李四，帶着怒火的餘焰走回家去了，將近走到自己的絲店面前，看見一班少年圍着一對賣唱的男女。賣唱者唱完一首俗歌之時，那班少年爭擲銅元銀角取

樂。李四從人叢裏擠過去時，因爲人太多了，不知被那一個人在脚背上踏了一腳。他和龜奴衝突的餘怒立刻又燃燒起來了。他要找那個踏他的人，一時却認不出來，他使用足氣力擠到賣唱者的面前，不管一切，立刻提起腳來，將那唱歌者前面的一張小板桌踢倒。桌上的一盞小洋燈一把小茶壺跟着跌碎在地上了。同時他向賣唱的一對男女大聲呼叱道：『滾開！滾開！不准在這兒唱。』

當時一班執袴少年都驚呆了；賣唱者看見李四眉毛直豎，眼睛彈出，衣服漂亮，要想和他理論，卻又有點不敢！只是很可憐地要哭出來的神氣。一個做染坊工人的倒很勇敢，

突然指着李四喝道：『你是什麼人！這樣橫行霸道！你要他們不在這兒唱，也可以好好和他們說的，怎麼不問情形，把茶壺洋燈桌子一齊踢翻了。』李四拍拍胸膛說道：『我叫李四！你這個畜生認得我嗎！』

那個工人要動武了，旁觀的少年們這時煽動著喊道：『打！打！打！』李四面孔銜青，叫道：『你們敢打我嗎？我把你們都送到官廳裏去重辦！』

這時李四絲店裏的人以及隣舍們聽見了吵鬧都出來觀看，一看是李四被包圍着了，便都來解勸。那個工人和少年們這時知道李四是一個革命官了，不好惹的，他們的呼聲也

靜了，伸起的臂膊也放下了，有幾個索性避開一邊了。李四向羣衆看了一眼，冷笑一聲，走回自己的絲店裏去了。

有一天，李四絲店對隣的一家南貨店的挑水夫，挑了兩桶滿滿的水，不知怎的走到店門口，左脚恰巧踏在一塊西瓜皮上，一滑身體跌倒了，兩桶水完全潑出，潑得李四絲店的階沿上盡是水。恰好這時李四在自己店裏吃完一方西瓜，一張西瓜皮又向外街上一丟。那個挑水夫從地上立起來，正在有苦無訴處，憤怒非凡的時候，看見李四從店裏拋出西瓜皮來，便向李四說道：『總算你們有西瓜吃，瓜皮拋到街上來害人跌交！害人精，瓜皮再不要拋出來了。』李四聽了挑水

夫的話，立刻就跳出店外來，罵道：『你這個什麼東西！你自不小心跌了一交，倒要怪我們的西瓜皮，真正是個混蛋！我們階沿上的水，替我們抹乾淨了再說！』

那個挑水夫不睬他，挑了水桶要走了。李四連忙趕過來，將挑水夫身上的青布衫在胸口一把拉住，罵道：『你這畜生，不去揩乾淨階沿上的水一定送你到衙門裏去！』南貨店裏的夥計都出來相勸，並且叱罵那個挑水夫。但是李四不賣情面，定要揩抹了階沿才罷休。挑水夫知道李四是個革命官，沒奈何只好去拏抹布來抹階沿。挑水夫抹階沿了，李四卻還要罵他幾句狗賊和賊種。挑水夫意識到自己的卑鄙，絕

不能和大人老爺相對答的，便忍氣吞聲地靜默着。

李四在S鎮上是如此這般地使人嘆服而成爲新大人了。人家婚姻喪葬時送他的通知單的封套上都寫着『李大人』。和李四同業的人因爲羨慕他，由羨慕他而有點怨恨他，便到處宣傳他如何的作威作福，並且謠言他弄到一筆錢要造新房子了。

李四的確要造房子了，因爲他覺得店家房子不像做官人住的，所以要造一所有廳堂的房子。但是造房子的錢，他的父親說的確是李四自己的。

泥水匠和木匠都在造李四的新房屋了。李四常常來督

工。要知道內地的泥水匠木匠和上海的大不相同。他們的做工一點也不緊張，除了吃中飯吃去了一小時多的光陰之外，他們還要休息三四次抽旱烟，每次三四十分鐘。實際上。他們一天的工作做不到六小時，這是已成爲習慣的了。但是在李四眼中卻看不慣，罵他們怠惰。木匠拏了一點從木板上刨下來的木花，被李四看見了，立刻把那木匠拖住，叫他小賊。泥水匠和木匠每天的酒錢，又很少，不照平常人家所給的數目。因此他們對於李四有點不滿。但是他們也知道李四是一個革命官，所以當李四的面前，他們也都靜默着。

自S鎮到縣城，自縣城回到S鎮，李四很忙迫地太平

平做他的革命官。將近陰歷年關時，他暫時拋開了公事，又回鎮上來了。因為絲店的帳目，上一年收得不好，今年他要親自去收，決定舊帳新欠一齊都收到了才罷休。

他雇了一艘民船到S鎮四鄉去收帳了。鄉人因為本年手工業的絲織品沒有銷場，製品的價值連本錢也得不到，都陷於破產的境遇，請求李四寬大一點，今年先還一半，明年再還一半。這是知道李四做了革命官，才肯如此歸還，換了旁人來，他們簡直不還的了。然而李四今番以革命官的身分而親自來收帳是具有決心的，就是非把舊帳新欠一齊收清不可。他所以很爽快地對鄉人說：『去年的今年的帳目都要還

清，缺一個錢的邊，就要請你們去進衙門，沒有多講的。』鄉人實在沒有錢，李四就揀鄉人值錢的東西拏去。在姓金的一家，他收了四元和一石米去；在姓田的一家，收了一元的鈔票兩張，十個雙角，四十八個銅元；姓朱的一家，舊帳計兩元，只收得現金一元，他看見台上一把旋螺絲釘的鉗子倒值一元多，他就拏這鉗子去作抵。李四一家一家去收帳時，或用嚴厲的言語，或用農工部長的名義，常用的是『送衙門重辦』一句話，果然帳目收得很好。後來，走到一個寡婦的家裏，收一塊錢的舊帳。那個寡婦說『欠人家的新帳尙且還不超，不要說舊帳了。請李少爺一塊錢的舊帳寬免了吧。』

李四不答應，說要送官。那個寡婦倒說：『送官，最好也沒有了，我正沒有飯吃，送進衙門倒有飯吃了，……：：：：照理，李少爺，你既做了大官了，也應該寬宏大量一點，一塊錢的舊賬也要收，未免不像做大官的人了。』李四聽了，不禁怒火中燒，罵道：『放屁！做官是做官，收賬是收賬；你要賴債嗎？……我要請你吃手鎗！』說時，將那手中的鐵鎗揮了一揮。那個寡婦當作李四真用手鎗了，便嚇得立刻跪下來，哭着哀求道：『李少爺！手鎗勿要放！手鎗勿要放！一塊錢就還，立刻還，請你等一等，我去借錢來還你，李少爺，手鎗不要放！』

李四便喝道：『那就趕快去拏錢來！』他肚中卻在好笑寡婦的無用。寡婦哭着到隣舍人家去借錢了。

正在那時候，有幾個販賣私鹽的漢子在村上賣私鹽。買鹽的人男男女女在那兒擠成一大堆，看見寡婦大聲哭着跑過來，他們都很奇怪。有人便去問那個寡婦爲什麼這樣哭泣？她便把李四收帳如何要用手鎗等情說了一遍。她說完話，趕快去借錢來還李四了。聽了寡婦的一番話，大家都批評李四的收帳太兇了，說道：『他家裏既有錢，又做了大官，收帳還要用手鎗，實在太不應該！』那個胆小的老太婆爲那販私鹽的人也担起憂來，對那幾個漢子說：『你們販私鹽的，不

要被那官老爺看見了，捉到衙門裏去，現在還是避一避的好。』

一個漢子笑着說道：『哈哈，他不怕我們，已是好了，難道我們倒要去怕他！他真有錢做官的嗎？……倒要請他來見見我們呢。』說完話，向其餘兩個同伴做一個眉眼。

李四已收到寡婦的錢，喜洋洋地回到船裏去了。販私鹽的漢子看見李四走過了，忽然他們也停止買賣，回到他們的船中去了。

李四的船搖在前，販私鹽的船跟在後面。到了一條荒涼的小巷裏，一個販私鹽的漢子立到自己船頭上來，喝李四的

船夫停船，同時擎著一枝槍對着船夫。李四的船停了。李四驚奇着從船艙的玻璃窗裏探望的時候，販私鹽的幾個漢子已踏進他的船裏來了，將他強行抬到他們的船裏去，同時向李四的船夫說道：『你們回去，對這個人的家裏說，用一萬塊錢來贖取，接洽的地點是在……的破廟裏。』

原來那販私鹽的漢子是綁票匪，現在他們綁了李四去了。

李四的船夫眼見李四被綁匪載着去了，也沒有法想，只有搖回S鎮去報告。

李四的一家人一聽到李四被綁去了，大家都哭了起來，

尤其是李四的妻子哭得幾乎不要性命了。李四的父親哭了一層之後，發起怒來，說道：『我叫他不要革命，他偏要革命！革命！革命！算做革命官了，現在索性做到被強盜綁去了！』

李四的妻子逼著李四的父親當日就派人去贖李四回來，父親恨恨地答道：『那裏有這許多錢……』

李四的妻子走回房裏去拏出一付金手鐲來，哭着說道：

『這是他做了官之後去兌來給我的，現在去變賣了吧……』

父親拏着手鐲向桌上一摔，說道：『這值多少錢！够去

贖嗎？』

一家的人哭著吵着，亂闖闖鬧成一堆。

聽見李四被綁的消息，親戚們也都來了。他們安慰李四的家人，同時說明哭吵是無濟於事的，還是大家來想個辦法。親戚們中有個李四的舅父，素稱幹練的，綽號叫落頭，因為他姓陸，並且在頭頸裏生過一個落頭疽。這時落頭開口說話了：

『綁匪討了一萬元，總有個還價的；且派人去接洽一次看，如果一千塊錢可以贖回，譬如四少爺今年不做官。』

李四的父親還是很憤恨地說：『一千塊錢！弄到一個革命官已是千難萬難，況且做官做到現在恐怕還沒有一千塊錢

的收入呢。』

這時便有人主張去報官偵緝。落頭胚連忙說：『報不得！報不得！報了官或許倒有性命之憂。』李四的母親和他的妻子，聽了落頭胚的說話，也極力反對報官。

他們亂闖闖討論了一個晚上，終於決定先去和綁匪接洽。接洽的人就是李四的舅父落頭胚。

S鎮是一個小地方，些小的新聞立刻會傳佈全鎮的。現在像李四被綁那樣重大的消息，自然當晚就傳開去了。茶館裏茶客所講的是李四的被綁，酒店裏酒客所談的也是李四的被綁，甚至小姐少奶奶閨房裏所驚異的，也是李四的被綁。

富商們聽見這個新聞，甚至整理行李，想搬往上海去居住，但是他們後來一想，上海綁匪更多，終於仍住在鎮上，沒有搬家。素來和李四不大對的人以及李四的隣舍倒很歡喜說道：『李四惡貫滿盈，理應綁去的。』地痞流氓聽見這個新聞，說道：『我們也去綁一兩個有錢的人來，倒也可發一注大財。』

過了兩天，上海報紙的內地通信也把李四被綁的新聞發表了。C縣全縣的人都知道縣黨部的農工部長被綁了。

李四被綁票匪關在一座破廟的一間破屋裏。門窗關得緊緊的屋中非常陰暗，中間，神龕裏間是一個紅面孔三隻眼的

火神像。火神的鬚鬢和衣衫彩色雖都已剝落，但那三隻眼睛卻還是兇狠狠地炯炯有光。當李四被關入這間屋子裏時，已是晚上了，他一看見那神像不禁心驚肉跳起來，假使沒有那兩個綁匪嚴厲地看守他，他一定要嚇得逃到遠處去。

強盜供給李四的飯菜，倒是大魚和燒肉，李四卻覺得小菜燒得無味，并且心裏憂鬱，所以什麼都吃不進肚裏去。臨睡時，強盜倒還克己，只有一條棉被卻給李四蓋了。他們是預備睡在稻草中間。

那二個綁匪先互相約定，一個睡上半夜，下半夜做看守人，一個睡下半夜，上半夜做看守人。

李四睡在稻草上，總也睡不去，到後半夜時，陰風颯颯的，彷彿那個火神要走下來的樣子，他恐怖得很，連忙把棉被蓋瞞了頭，睜開着眼睛，看見一圈圈的幻光，在他眼前轉動，接着聽見一個綁匪劃着一根火柴吸紙烟的聲音，心上才稍安穩一點。但是他又想到家中的人了，想他的妻子不知怎樣驚駭，父母不知怎樣憂愁，接着他又幻像出家中人種種淒惶的情形，到後來，他輕輕地痛哭哭了。哭了好一回，莫明其妙地他居然睡去了。及至醒時，那兩個強盜都已起身在談天了。門縫裏已鑽進許多條的陽光來。他就穿衣起身。一個綁匪出去拏粥來給他吃，他吃了一碗。綁匪請他吃紙烟，他

就吸紙烟。綁匪和他講話，他不敢不睬他們，極簡單地回答一兩句。綁匪知道他是恐懼而又悲哀，也不要和他談話了。他們倆自己談論他的贖價可以增加的問題了。

李四坐在一張板櫬上靜默地思想起來。他自己心中解釋他被綁的原因，同時也抱怨着自己：第一很少的帳目，何必如此不顧恤窮人，定要自己來親手收清，如果叫旁人來收，也不會遇見綁匪了。第二，做了官，自己太招搖了，否則人家如何會知道我是做官的呢。想到最後，便嘆了幾口氣，眼睛裏也不由己地水汪汪地要滴出眼淚來。他在手裏弄着他自己的西式絨帽，帽上還釘着一個孫總理像的徽章。他的眼睛偶然注

視到總理的遺像上了，看見總理，彷彿對他也在流淚。他非常地懊悔，覺得對不起總理，對不起自己；自己被綁是應當的，是果報。他把自己在這一年裏所做的事情一件件仔細回想，終於禁不住哭了，痛哭了。那兩個看守着他的綁匪當他是因爲恐懼而哭泣，便安慰他說道，『李先生，你不必恐懼，也不必傷心，你們家裏已有人來接洽了。贖價議定後，你就可平平安安回去的。』

李四卻仍舊哭泣。等到吃午飯時，才不哭，下午，他還是悔恨異常，鬱鬱不樂。

到了夜間，他還是嘆息，哀哭，悔恨，後來忽然看見火

神竟走下地來了，額中央的一隻眼睛裏射出火花來，大聲地叱罵他的行爲不端，欺詐人民；他的新造的房屋要逢到火災，同時又拏出一本天書來給他看，天書上寫着四個大字道：『報應不爽。』接着又看見許多牛鬼蛇神要來拖他了，他滿身冷汗地驚醒轉來，原來是一個幻夢。但他心裏還是異常的恐懼。他簡直想逃出這間屋子去，可恨那個看守的綁匪還是兀坐着，抽着紙烟，無從逃逸。這一夜，從夢裏醒來後，直至天明，他完全沒有睡去。

接連的兩天兩夜，他痛責自己，他怨恨自己，他懊悔自己的一切行爲。他哭泣，他嘆息。他覺得最對不起孫總理，

他是把孫總理賣了！有時他竟願家裏的人不來贖他，讓綁匪把他殺死，而殺得愈慘酷愈好。他又屢次決心此後要刷新他自己。

李四被關在破廟裏已經是第六天了。那天晚上，綁匪的首領帶着兩個綁匪擎着酒菜和燈燭進來了。破屋子裏頓時輝煌起來。那個紅面孔三隻眼的火神，彷彿在臉上重行塗上了新鮮的色彩，炯炯的眼光注射着李四和綁匪們。大家靜默着，搬檯搬椅，一會兒，檯子上已放滿大碗的酒大碗的菜了。李四只是眼睜睜地對着他們看。一切都完備了，那個首領才開口說道：『李先生，明天我們要分別了，今天特地辦了

酒菜餞送你。把你關在這兒五六天，實在對不起得很。」
李四心裏明白價目議定了，明天可以脫出匪窟，但是他還是靜默着，一聲也不響。

衆人都已坐下了，那首領重行說話道：『大家來喝酒吧！』
綁匪們便都喝酒吃菜，很是快活。李四卻鬱鬱不樂，不喝酒。首領便對他說道：

『李先生，你現在也不必再憂傷了。我們只取你二千五百塊大洋。二千五百塊錢，這個數目，說小固然不小，說大也未必大。李先生，你要知道，我們兄弟共有八百多人，二千五百元大家分一分，每人只淨到手兩塊錢左右。我們假使

有事情做，有飯吃，那裏肯不顧自己性命來做强盜的，你想？性命是大家要的，只是性命價目不同罷了。我們的性命，每條只值兩塊錢，你的性命便值二千五百元了。」

首領說到這裏，喝了一大口酒，吃了一點菜，再說道：

『李先生，在你損失二千五百元，算得什麼一回事！你是做大官的，要錢是容易得很，只要你開口，今天八千，明天一萬。二千五百元真算得什麼一回事呢！喝酒吧！喝酒吧！』

強盜們都喝酒了，李四仍不喝，只吃了一小塊的魚肉。一個看守他的強盜說道：『李先生，二千五百塊錢，在你真

算得什麼！你做了半年多官，房子都造起來了；今番你回去，再多刮一點錢，十個二千五百元都不止！」

李四聽了強盜這種說話，心上痛起來了，眼睛裏不禁落出眼淚來。強盜便笑着對他說道：

「你明天要回去了，還要哭他做什麼！我們想不到像你這種做大官的人，也會流出眼淚來的！哈哈，喝酒！喝酒！」

強盜們各自喝酒吃菜，吃菜喝酒，快樂了大半夜，然後散去。然而李四這一夜裏仍然繼續他的懊悔。

到了明天上午，李四果然看見他的舅父落頭胚來了。落

頭胚護着李四回到船中，搖回S鎖去了。在船裏，落頭胚一面詢問李四被綁後的情形，一面又講述家中人如何驚恐。他說話最多，李四却沒有說多少話，後來落頭胚又詢問李四和入合股承包的印花稅近來收入如何，并要求李四叫他做一個稽查員。李四回答他說連農工部長都不要幹了，印花稅的事情也要讓給別人。落頭胚聽了一驚，說道：

『怎麼！被強盜一綁之後，就如此灰心！照理，唯其因為被綁了，格外起勁去做官才好撈轉幾個錢來呀！』

李四對他笑笑，搖搖頭。

到了家裏，合家的人都異常歡喜。李四臉上卻還很陰

鬱。人人却以爲他吃了好多天，身體疲乏了，就請他回房去休息。

他回到自己的房中，看見書桌上的一堆信件。他便坐了下來看信。第一兩封是同僚慰問他的信，第三封是他的私淑的老師叫他親自到省裏去一次，因爲各縣臨時執行委員會要取消了，須得接洽一切。第四封是他的一個舊夥友寫來的一張賀年片，片子上寫着：『恭賀陞官發財如意。』他看見了這張賀年片便仰起頭來，看看檯上的日歷，『呀』他心上想，『原來已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卅一日了，不道今日就是陽歷年底，呀呀，這一年，真正恭喜哀樂都嘗到了！』這時

他的眼光恰巧落在豎立在檯上的總理的小像上，他便向總理說道：『總理，總理，我今年賣了你，我現在懺悔了，從今後，我將安分守己地重理我的舊業，悉心研究你的學說。呀，總理，不再賣你了！不再賣你了！我對你立誓了。』接着他就把那封叫他到省裏去接洽的信和那張『恭賀陞官發財如意』的賀片，恨恨地一齊都扯碎了。

珊

瑚

愛世學校的學生揭示牌上，常常貼滿了誇大的商品廣告以及宣言之類的大文字。那詞句旁邊的紅色圈子和那既粗又硬的驚嘆號，鮮明地刺入我眼中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這塊揭示牌真地「赤化」了，依軍閥的解釋，就是過激或威力的意思。但是我到愛世學校裏去上課時，却是不留心去看一看這種「驚心駭目」的文句的。我並不是瞧不起，看輕，這種富於所謂悲壯美的大文，實在恐懼那悲壯的文字太激動我的情緒。因為我看了激昂的文章，說出來也可笑，常常會失眠：

我在床上，靜靜地想那有力的詞句的意義，并且還爲那詞句在腦中幻出種種的圖畫來，這樣想着，想着，有時竟會想到了天明。我所以有點恐懼那壯美的文字。

前天我在愛世學校上了課，從教室裏出來走過那塊充滿悲壯美的揭示牌時，有個A同事正站在那牌子前，他招呼我，要問我一件小事。我站定了，面對着那位同事，也面對着那塊揭示牌，我一面在答話，一面無意識地看着那牌子。

無意中，看見塗滿紅圈與驚嘆號的大文字下面，有一張小小的廣告，那廣告，字跡非常娟秀的廣告，却引起了我的

注意。我合那位同事說完話，立刻走近牌子前，仔細去一看，我並沒有看錯那廣告，我突然間心跳起來了，我簡直有點驚呆了。

在平常人看來，那個廣告原不足以使人驚駭的，不用心跳，不用悲痛。原來那廣告是賣書的廣告，但所賣的書却不是平常的書籍。廣告寫着的是這樣：

『麗珊瑚女士追悼紀念冊，每冊洋一角，可向本校附中門房購買。』

你們推想我和顧女士必有若干的交涉，所以一見那廣告，知道她的死亡的消息，就會如此驚駭。誠然，我和她有

一點兒交涉。

二年之前，我到T城的中學裏教書。T城是南方的一個山明水秀的名城。那邊的風景的確可以常使詩人愛慕，畫家留連，我到那兒去，一半也爲愛好那好風景的緣故。

離T城中學不到半里的地方，有一所女子中學校。這兩所學校，因爲距離很近，所以兩校的學生很接近的。男校的運動場上常常可以看見女校的學生。女校的學生休息室裏也常常可以看見男學生在那兒談話。就是男校的教師也有許多兼任女校的。因此，兩校中任何一校的事情，兩校的師生無

不知道。我在T城中學教書，並沒有兼任女校，但是女校的師生却都知道T城中學裏有個我。

一天，有一個我所教的學生領着個少女到我的書房裏來訪我。那個少女穿着淡藍的布衫，黑綢的裙子，黑色的圓頭低跟皮鞋，我一看，我就知道這是個女學生。

我的學生，像是將我介紹給她一般的口氣，說道：

『這就是你要見一面的張少山先生。』

那位少女，立即很坦然，而略帶羞澀的，向我鞠一個適如其分的躬。同時，我的學生又向我說道：

『這是顧珊瑚女士。』

他們二人接着便說了許多仰慕我的說話。那個少女據說本在S城教會設立的女校讀書，因為學校當局強迫學生做禮拜，念經，學生鬧了風潮，學校臨時停辦，她便轉學到T城的女中學來的。她很感慨中國女學校的不振。我們又雜談了一下本地的風景等等之後，她才告辭出去。我送着她到運動場中時，她微笑着向我說道：

『張先生，我希望你指導一切。我如果有什麼寫作，還要請張先生修改。』

我回答：『那總是可以的。』

她這次的訪問使我心上很歡喜。第一，我雖常常遇着獎

勵或恭維我的人，像長輩見了我，說我很聰明，能幹，朋輩說我的字寫得很好，肯用功看書，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說話中，大部分是敷衍，或者竟是諷刺。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頭腦天生就有點固執呆笨，而且又不用功，記得在小學校裏曾經因為功課不及格而留級過一年，至於我寫的字，更談不上好，毫沒有一點力量，常像女子描花般描出來的。我所以聽到人家的獎勵恭維時，面上雖則還帶着慘笑，心裏却憤恨這種人。但是今天這個少女的訪問，她的談話，却與長輩及朋友不同。她特地來看我，說的又很誠懇。所以我心上很歡喜。第二，少女的風姿也給我極好的印象。她圓圓的臉，不

施一點脂粉，却紅豔豔的像是朝日的初霞，一對常常含笑的眼睛放着一個恰好的鼻子，誰見了都能立刻肯定她是活潑可愛的少女。我想着，當此華年已逝的時代，何幸而得少女的眷顧。須知能得少女的眷顧，在行將老去時，這是不容易呀！

二天以後，我接到了一封厚厚的信，是珊瑚寫來的。信中是一篇文章，論宗教與女子教育，另一張木桃箋上寫着幾句謙虛的話，要我替她修改文句。

那篇文章，理論與詞句，都寫得很妥當，簡直不像中學生寫的，要指摘它的差點呢，至多說是太少史實，只要改正

幾個別字及標點符號，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了。但是不知怎麼，只改正幾個別字標點，心上覺得是太不負責任，對不起她。於是比改正普通學生課卷時更精細十倍閱覽那篇文章，看了一次，再看一次，并且又收集了可以增加進去的材料，仔細增加修正了，才欣然送了回去。

她收到文章的翌日下午，又到了我的地方來，談了一回，便提議到田間去散步。邀着同事的體育教員去。我們到田野裏，看見工人在那兒挑泥築路。體育家說：

『我們各人都挑泥去，看誰挑得快！』說着看一看珊瑚。

『贊成。我也會挑的，你不要小覷我。』珊瑚對體育家說了，接着便笑了起來。

我們各人都挑了一擔五六十斤的污泥，競爭着從田中挑到那離開二十丈的路基上去。體育家想爭先，不知怎麼一下，滑倒在地上了。珊瑚一面笑一面奔跑，跑得很快，她竟比我先跑到了。她跑到後，將擔子放下，稍有點喘息，忽然伸高着右手，斜睨着那位體育家，高聲笑道，『哈哈！我勝利了！我覺得那時珊瑚的神情真純潔，又活潑，又莊嚴，又美麗，看！那高高地呈着的右手，那在風中展動的裙子！簡直像紐約港口立的平和的女神！

後來，她每個星期來望我一次。每次來時總去散步，那個體育家也總一起去的。我很感謝珊瑚這樣的眷顧，但只是感謝而已。

女校的開校紀念日到了，學生要表演戲劇。我知珊瑚也是被派定的一個角色。表演的戲曲是知道的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齣，是孔雀東南飛。但是演員的名單，女學生却故意嚴守祕密，我特別很早就到那建在女校運動場上的臨時劇場裏，看見她們分送的傳單，只有戲劇的情節，仍沒有演員的名單，據說爲了免去某種麻煩所以不印名單的。但是在我急於要知道珊瑚扮的什麼角色，却感覺沒有名單的痛苦。後

來，我去找到她自己，問她扮的什麼。

她笑着說道：『你等着一回兒就會知道的，不必問。』
說完話，她匆忙地去了。

我心中愈急於要知道她的扮演，她却愈守秘密，這真是令人對她起了可惱又可愛的感情。

我心焦地等着，居然戲開幕了。第一齣是喜劇不見珊瑚，第二齣是英語劇，講述一個印度某國王殺死女兒的故事，又不見珊瑚。我心焦着等珊瑚却總不見她出場。這兩齣以後，還有二齣。第三齣，就是那本重要的孔雀東南飛，我想這一齣裏，珊瑚一定在內了。藍色布幕一啓，果然看見臺上的

一男一女中一個是珊瑚飾的。她飾的是劉氏。她的一對靈活的眼睛，這時却不活潑了，合着一股幽怨，實情實景在表現那個可憐的劉氏。場中這時一點聲息也沒有，觀眾的眼光都集在台上。珊瑚表演得十分真切，她的一舉一動，彷彿是一支皮鞭，向着我們的心上抽，誰都凝神屏氣，忍受着痛苦，我們彷彿置身在焦仲卿的家中，眼見一個貞淑的女性給惡姑在蹂躪。中間一次劉氏回進了後台，我的隣座一位老太太輕輕地詢問一個少年道：『扮劉氏的那一個？做得這樣地動人！』

及至表演到焦仲卿向劉氏在大道上分別的一場，劉氏鳴

咽地哭着對丈夫說道：

『你……你……這樣地愛我，真令我感激呀！你來吧，到我的家裏來吧！我是拋不開你的了，你也不要拋棄我，我的愛人呀！……但是，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哥哥！他們的性子最粗暴不過的……恐怕不能……不能如我們的意……』

珊瑚哀切切對着那扮焦仲卿的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我看見她精圓的淚珠，真地一顆顆從臉頰上掉下來了。那個扮丈夫的真地也在嗚咽了，我的心也在劇烈跳蕩，我噙着眼淚回頭向四週一看，不知道那太太小姐們也都在哭了，男子也

有在哭的。

這一齣戲劇不知令人落了多少眼淚。待至終場，觀衆涕淚縱橫地都擊起掌來。那布幕閉了，漸漸又敞開了，幾個演員向觀衆鞠躬致謝時，珊瑚的臉上忽又充滿喜悅地一笑。因她這一笑，觀衆在淚眼光中，彷彿越過了死線也都微笑起來了。

這一天，我回到校中時，同事們都大聲談笑着。讚美珊瑚的成功。我却莫明其妙地覺得心上異常慘痛，一聲也不響，那一夜間，竟至失眠！

誰知珊瑚表演了這次悲劇之後，她真地逢到悲劇了。她

也不向人告別，突然回家了。據她的朋友說，她的母親病故了。

她去了後，我也曾經寫過信去，但是她總沒有回信。後來我又離了T城到這漢口來了。終日像馬一樣作工過活的我，在煩忙裏竟把她給我的印象漸漸地消磨了。

今年的暮春的一天，我到愛世學校去上課，踏進校門時，見一個女子迎面走來，抬頭一看，原來是二年前認識的顧女士。我真驚奇。但是她不像二年前那樣天真了。她很規矩地，又冷靜地說道：

『張先生我們久違了。我今年到此地來讀書，知道你也

在此地教書。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沒有來拜訪。』

我想和她多說幾句話，但一時竟說不出來，并且又沒有時間，只對她說：

『既經在一個學校裏，我們以後可以常常相見了。』

她向我鞠了一躬，走校外去了。我也去上課了。

後來，她也沒有來看我。我幾次想去看她，但是因循又因循，直至暑假終於沒有一次去看她。

今天我看見這個出售追悼紀念冊的廣告，我簡直像觸了電氣。誰料聰明活潑的少女會死的呢？我立即到那門房去買了一冊來。

我挾了這冊薄薄的黑邊的小書，跳上車，就歸家去。車上，我揭開那本書的封面，就見一張照片。照片上還留着她昔日的笑容。她的一個朋友寫的傳裏，有一段說道：『珊瑚於八月十三日下午，因為肚子不爽，向嫂處索飲痧藥水一杯，豈知即起嘔吐。兄嫂均遠避之。既無人調護，又無醫藥，竟即於翌日畢命……』她原來是這樣子死的。

殘秋的寒風吹着電線，嗚嗚地作響；那裸體的小樹的頂上，還剩一張枯黃的小葉，在急促地顫抖。我閱覽着那小冊子，又看着這副淒涼的景色，不禁打了個寒噤。我將冊子貼在胸上，想着珊瑚生時的情景，死時的慘狀，忽然眼前一陣

昏眩，彷彿那揭示牌上的鮮紅的紅圈，一個一個飛來了，包圍着我的四周；那粗而又硬的，像帶着血點的箭一般的驚嘆號，也都飛來了，一枝一枝刺入我的心窩。

五日，十二月，一九二六年

奔

波

藍君決定趁了這次學校裏有三天放假，還到故鄉去省視他的患着歇斯坦利的姊姊。

學校放假的上一天的晚間，他就出發了。他沒有帶什麼行李，祇取了一本顯克微支著的你往何處去？預備在途中閱讀的。

他乘的船是郵局特雇專送郵件的一只紹興式的小船！——兩頭尖的，全船圍着圓蓬如雞子一般的船，——艙裏祇有容納一個人身橫臥的地方。他下了船纔知道船中決不能容

他點着火看書的。他那時似乎有點恐慌，想這船中的一夜將如何消遣。他靜靜的躺在船底上，他的頭枕在那郵件的布袋上。他的無去路的思想便深入到麻布袋裏去。他想這袋裏不知包着多少悲喜哀樂呢；甜蜜蜜的喜信，哀切切的喪音或許都有罷。同時他覺得麻布袋裏放出無數的聲音來：有的似在歡笑，有的似在暗泣，有的似在怒罵……種種的聲音一一送入他的耳內。他的心忽而緊促，忽而寬舒，忽而跳躍隨着那種的聲音而變化。忽地裏船梢上的舟子「姑！姑！姑！」的高聲呼喚三四聲。藍頓如睡夢驚醒，耳中聲音消滅無蹤，睜開眼睛向梢後一望，瞧看黑沉沉的中間有一點星火。原來

船已到了姑埠，舟子在郵局的河埠前頭喚取郵包了。他將身體豎了起來，舒展他的筋肉，他的手無意的觸着他放在身旁的你往何處去。這時他雖則明知在還家的途中，然而他疑慮了，屢屢向他自己低問道：『你往何處去？你往何處去？』他心中便感着一種深刻的悲哀。

船兒儘向前行，他的思想也儘向前行。

到了笛埠，舟子又高聲向郵局呼喚郵件了。他推開蓬窗，立直身來，向野一望，見左右兩座黑黝黝的山如巨人般的龐然站在墨青的宇宙中間。疎疎的幾點小星閃着極薄弱的光，墨水似的河也一閃一閃的映出一種光來。除了舟子取了

郵包咳嗽着下船來的聲響，一切都沉寂。冷風吹在臉上，他覺得頗有一點兒寒意。他望着天空，又望着水面；他不由己的低聲說：「夢境！夢境！」過了十分鐘，舟子解了纜又開船向前搖去了。他遮好了蓬窗，仍舊去躺在船底上。起初他沒有思想，繼而船底潺潺的水聲又打動他的心弦了。他的思想簡直是一把亂絲。什麼都被他想到，但沒有一件事能使他微笑的。

在他悶煩的中間，船已到了東埠。這時天還沒有亮，宇宙的全部仍如船到笛埠的時候一般無二。舟子替他雇定了一乘轎子。他坐在轎裏，他的眼睛有時閉了，有時又睜開了，

他覺得身體有點疲乏了。而且兩足極敏銳的感着冰冷。他由轎夫扛着走到了江邊，他望見隔江疎疎落落的幾十點燈光極有畫意，他振足精神豎直背來，仰起頭來遙望那幅夜景，但一陣一陣的寒風吹來使的身子打戰。他連轎子一塊兒下了渡船渡到對岸。轎夫將他扛到車站的門前停了。他出了轎，無意識的在轎邊躡來躡去，轎夫都抽出旱烟管來吸烟了。

天亮了，但是一種陰鬱的天氣，使人愁悶的天氣。

火車站的門開了。一個穿制服的人領他到一間待車室裏坐下。他祇呆呆的坐着，呆呆的眼睛望着室的一隅，他並沒有覺得空虛，寂寥，孤獨，他祇是呆呆的如室中央的桌子一

樣。後來，咳嗽的聲音，談話的聲音，時計報數的聲音將他喚醒了。他立了起來，走向車站的門口，望着那些旅客三三兩兩的走進車站裏來，賣票門一開，他就買了一張車票趕緊走進一間車箱裏，坐定後，他將一雙足都擱在熱水管上。他又喚茶房做了一杯極濃的咖啡來喝。興奮劑已使他從黑雲裏闖了出來，又增加了他許多活氣。他整一整衣衫，靠在窗檯上瞭望着田野。紅色土的禿山閃着了陽光有如一個極大的火把。一畝一畝碧綠的蔬菜，一叢一叢開着白花的樹木，彩雲似的向車後飛奔；沿田岸的小河映着朝陽光靜靜的閃爍的往前流動。他的臉上，肩上也滿浴着日光。他心中暗自驚嘆宇宙的

莊嚴。

一瞬間車已到了西埠。一羣一羣的乘客爭先的走上車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女攜着一個女孩子進了藍所住的車箱裏，坐在藍的對面。她慈祥的圓圓的臉上常含着一種甜蜜的微笑。活潑的小女兒向車中一望。見空空的祇有五六個乘客，似覺得沒有什麼可以供她的小眼睛來觀察。她就跪在椅上，靠着窗檻眺望車外的風景。她烏黑發光的頭，結成二支小辮，分向左右；緋紅的臉上映着日光如窗外楓葉一般鮮豔——不，楓葉沒有她那樣的鮮豔。她的頭一會兒轉向後方，一會兒轉望前途。她的臉兒終是和平活潑。後來這母女倆進

早點了。女孩子一方吃着她手中的餅乾，一方吃着她母親一匙一匙勺給她的牛乳。每喝畢一匙牛乳後，她一雙黑溜溜的小眼睛望着她母親，母親也含笑望着她的臉。在她們對面坐着的藍看見這樣慈愛和平的情景便想起他的姊姊了。他想：「這婦女不是蓮姊姊嗎？這小女孩不是薇薇甥女嗎？這婦人的眼睛尤其像蓮姊姊的眼睛。薇薇的活潑和這小女孩一般無二……」這時藍盡他記憶的能力思索他姊姊往日的情景，一直想到他姊姊結婚的一年。

他的姊姊在距今十四年前嫁了同里的一個青年醫生。有志向的青年對於自己事業的發展很早就預籌一個計劃的。青

年的醫生以爲本鄉醫生太多了，他便遷居到離本鄉四十里外的一個市鎮上去行醫。這個市鎮裏的商業比他本鄉愈加發達，但是鎮上醫生却很少，青年醫生搬到那兒的時候，適逢流行一種時疫。他努力與疫病戰鬥，救活了很多。這時那鎮上的市民簡直視他如救世主一般。他又沒有舊醫生的習氣，對於病家無論何時來召喚他，他總是趕緊去醫治的，對於自己又不斷的研究醫學。他的聲譽就一天高一天了。百里以內的百姓都要請他診治疾病。早上六時許他的診室裏已坐滿了病人，下午五六時他出診去了還沒有還家。勞頓了一天，到了晚上，他纔有和他溫柔的妻子談笑休息的時候。他們倆

相對躺在搖椅上講談他日間診治的病人。一個病人由他治好了，他們倆歡天喜地的愉快，如果一個病人沒有救藥了，他們倆也爲之悲傷嘆息。

醫生在物質上固然很舒服，精神上亦非常美滿；他妻子將種種的家務的整理有條不紊。他們倆結婚後五六年有了一個女孩子，他們充滿愛情的家庭裏似又添了一顆明星。他們沉浸在這樣甜蜜的幸福裏過去十多年。

這是去年的冬天，醫生從診病還來，在街上滑了一交，左足便受了傷。後來雖則由傷科醫生給他治好了，但每逢陰雨的天氣，他覺得腳上還在隱痛，然而他並不記在心上仍如

先前努力他的事業。不圖到了今年春季，他的足傷復發了；初覺微痛似有繡針在刺，繼而劇痛了立使他發昏，終而從傷處生了一個瘡，自此醫生便纏綿床第間了。他嘗對他妻子說：「我十餘年沒有一天休息過，我精力實在用盡了。」經過許多中西醫生的診治終不見效，遷延到夏季，他竟棄了他的妻子，他的女兒，到別一個世界裏去了。他妻子似乎早知道他的病沒有救法了，當他死的時候，她並沒有過分的哭泣，只是終日含着眼淚呆呆的凝想。幾週之後，她的神經有時忽然昏亂去，便喚着醫生的名字，並且說了許多別人聽不懂的話，或者竟至暴怒；有時却又如平常一樣和他人很清楚的談天。她

自己說是瘋了：人家也說她是瘋了。

藍的思想一直向前奔。當他想到前天來的家信裏面說：「蓮姊姊來我家後，常常盼望你的歸來，」他的心愈加急了，不覺口中輕輕的漏出一句：「蓮姊姊呀！我歸來了！」上午十時他在美埠下了車。從美埠到他故鄉還有四十里的路程，有一艘小汽船通行的。郵船，轎子，渡船，火車，汽船，幾次三番終而將他送到家裏了。

他走進他姊姊的臥房，看見躺在床上的姊姊的顏色，慘白的可憐。他坐在她的床沿上，握着她的手，第一句說：

「姊姊，你病了。」

她呆視了他一會兒說道：

「弟弟，他已有歸宿了！我怎樣呢？薇薇怎樣呢？他奔波了一世，現在已有歸宿了！我怎樣呢？薇薇怎樣呢？呀！弟弟，我怎樣呢？薇薇怎樣呢？」

她聽了她的問話，心裏覺得非常痛苦；他掉轉了頭，望着天花板，不使她看見他眼中含着的悲哀。她的薇薇站在床對面的棹子邊一個人靜靜的流着冷淚。

她仍不斷的反復問着他：「我怎樣呢？薇薇怎樣呢？」他勸她把一切都拋棄了，勿再思想。但是她不聽，仍要求他的答案。

這天夜間十二時後，她高聲喚藍走到她房裏去，又是問他先前的問題。他還家兩天半，他姊姊問了他兩天半兩個永不變換的問題。他終沒有解答。

放假的日期滿了，他又乘着汽船，火車，轎子，渡船，輪船，還到學校裏來了。不過他去時節帶着的一本你往何處去？已遺忘在姊姊的病床上了。

這篇雜記是一九二三，十二，九日寫的，我自己讀了一次覺得好像一張火車站名表；繼而一想，寂寞的人生的旅途上的站名，記出幾個來也應該的。

谷

潤

谷潤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了公司門，充滿了喜悅的，身體很輕靈的，登上了電車，坐下了向車中一望，看見乘客都是不修飾的男子。車中祇有他是年青的，而且穿着一身新嗶嘰的洋服，一件花呢的單大衣，其餘的人是中年或老年的人了。其中最令人恐懼而厭惡的是一個紅面孔，生滿鬍子的，戴着四角黑帽子，穿着黑布長袍的天主教神甫，他那威嚴的目光閃閃地望着車中的人。谷潤雖則最初被這神甫的目光注射着的時候，他記起了朋友對他說的關於神甫的聖潔與尊

嚴，同時他覺得彷彿犯了一件罪惡被人告發了似的，立刻歪轉了頭望着窗外的店舖與街道，然而過了一會兒他想到我又不是天主教徒，見了神甫怕什麼，他的心上這時又充滿了喜悅，眼角上自然地跳出了微笑。但是他這時候除了喜悅是有秩序地自心中滲出到身上之外，他的思想是很雜亂，彷彿雪後的麻雀，跳過東，跳過西，沒有一刻工夫滯留在一處地方的，他的眼睛雖則最康健的，這時在車中却對於一切不留任何印象。他這時候，因為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喜悅，所以他的四肢彷彿有點發癢，最好將兩臂甩動，兩腳跳擲，如蝗蟲一般的跳，如蝴蝶一般的舞。車子到了一站的時候，

登上一個女子來，敷着雪花粉的蛋形的臉兒埋在黑色發光的天鵝絨的外衣裏。這漂亮的西洋太太在谷潤的身邊坐了下來。一陣陣的濃重的香味送到谷潤的鼻子裏，他便覺得身體漸漸乏力起來了，但這種香味聞倒很舒服——尤其是這樣漂亮女人身上的香味。他想今天可是真幸福的一天，所以會聞到這樣好的香味。想到這兒，他愈覺得欣喜。

一剎那，電車又停了，谷潤要下車的地點到了。他很輕鬆地下車，將領結拉一拉正，這時在街上，他的眼睛比在車中更大膽地跳出笑來。忽然欣笑的眼光落在一家糖果店裏，他便進店去，買了三包朱古立糖，兩包杏仁。糖果雖則已有五

包，但是在他的大衣袋裏，衣袋並不覺得臃腫。走到轉彎處，看見賣報人，他又用去一個小銀元，買了一本世間周報。

谷潤走到了他要來的大夏花臺兒(Laola Hotel)了。他進去租定三層樓上一間臨街的房間。

那座花臺兒坐落的地位很不差，在S市中比較清淨的一條馬路旁邊，對面是一片廣闊的運動場，谷潤租定的房間更不差，裝飾很精雅，光線和空氣都很好。房中閃閃發光的黃銅牀對面的牆上，掛着一架大油畫，畫着一對情侶正在池邊柳陰下密語的情景：女人的神情很泰然自若，那男子却反而有點靦靦的樣子。兩人坐的沙發椅對面是一架火爐，火爐架

上是一座精巧的時鐘，是嵌在一個裸體的女神手中托着的黃
金球裏的。其餘嵌鏡子的衣廚和桌椅都很精雅。

谷潤踏進房內，向房中仔細打量一下，覺得這房間很不
差，可以做他的樂園。他走到窗邊，向街心望了一望，回轉
頭來再看了看時鐘。此時正二時半。他想約定的時間是三時
至三時半，這時還早。糖果已從衣袋裏取出，放在檯上了；
他點了一枝紙煙，拏了那本世間周報，充滿着希望，充滿着
快樂去坐在沙發中閱覽，同時等待他約會的人的到來。

他先翻閱那周報中的圖畫：一個飛行世界的女飛行家的
幾張照片，幾個女優和洋畫展覽會的攝影。

他看了一刻圖畫，仰起頭望着時鐘，二時四十分，離三時還有二十分鐘。回過來的眼光重新落在那膝上周報中的攝影上。這是一張洋畫的照片，描着一個橫在場上的裸體的女子，淫蕩地笑着的眼睛正注視着她股旁的一匹豎着尾巴的黑色的大雄貓。這照相下寫着畫題「墮落之女」和畫家的姓名。那圖畫的命題使他不甚歡喜，雖則這張畫是他還歡喜的。他茫然地望着窗外深秋潔淨的天空，思想什麼墮落不墮落，墮落是怎樣？不墮落是怎樣？……

時鐘突然鏗鏘地打了三下，將谷潤從胡亂的思想裏拉了出來。

他連忙立了起來，將衣服整齊一下，向衣廚鏡中將自己的面貌仔細觀察了一會。不錯，是一副漂亮的面孔，兩頰很豐滿的，微帶紅色，鬚子括得精光，雙眼皮的眼眶，在微笑時最爲嬌媚，頭髮梳得整齊而光亮；還使他自己稍稍不滿意的，是髮髮邊，在他自己修面時剃破的一小塊，幸而現在已結了痂，沒有損害他面部內體的調子。

谷潤覺得自己的面貌很滿意，微笑着走到窗邊，望着窗下的街道。

谷潤想道：今番是我第一次和她的 Rendez-vous，約她到

這花臺兒裏來；她來到時，應該怎樣去招待她？是了，等她一叩門，就笑着趕過去開門，緊緊地，但不太緊地握着她的兩手，在這握手裏，我將我的對她的尊敬，對她的愛情以及我的生命完全傳送給她；她這時候一定也歡笑地望着我；但是她踏進了房，怎麼樣呢？和她講什麼話呢？……是的是的……

谷潤想到這兒，聽見房門外有谷谷地高底皮鞋聲響過來了，他立即停止一切思想，微啓着嘴，睜着眼睛向房門觀看。他的兩條腿就想搬動，兩只手就想呈向前，但是彷彿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禁止他這樣做。谷谷的聲音更近了，

更響亮了，他彷彿聽着她打門了，他握着她的手了，她笑着進來了。他全部的神經顫動了。心突突跳動，兩腿發軟了。然而在這一剎那間，那山谷的聲響却已走過他的房門，聲響漸漸地輕微了，輕微了，終於聽不見了。他覺得受了那走過的人的欺騙了，他詛咒那走過的人。他頹然地坐在沙發上，望着時鐘發怔，鐘上這時已快將四點了。約定的時間已經過了。

谷潤一邊望着鐘，一邊在想，遲二三十分鐘來也是有的。她或許被友人絆住了腳。或許路過百貨商店去買什麼物品，或許車子在途中生了障礙。想到車子生障礙，他又爲她

憂慮了：若是她乘汽車馬車來，那是不會被什麼撞翻的，若是她乘黃包車來，那是危險了，或者此刻她已受了傷，抬到病院裏去了。終於他發見這是他的愚想，他想他今天乘電車來的，她不會乘汽車或馬車或黃包車的，一定也乘電車來，電車是最安全的，自他乘電車以來，從沒有遇到過什麼危險，但是電車因中途電流不通或車輪挫折而停頓的事情，却是有的。她在這時候還不來，一定電車發生障礙了，再待幾分鐘她一定就來了。

四時十分了。

他忍耐地在房中踱步了，走到房門邊，彷彿聽見脚步

聲，站定了細聽，却又沒有聲響了。他走到窗邊，聽見從街上飛起汽車的笛聲，連忙向街上一望，却見那乘汽車向前疾馳而去了。

他的思想的起伏，可以從他的脚步的搬動裏看得出來：最初他在房中走時，還是緩緩的輕輕的脚步，接着在輕輕的脚步聲中夾着凝固的聲音了，最後，他的脚步搬動得急速，雖則聲音仍是輕輕的。

時鐘上的針已指着四時半。

她的珊珊來遲煩燥了他，苦惱了他。他猛吸着紙煙，將煙霧向天花板噴吐，但吸不到半枝煙，便又不吸了，拋棄了

紙煙，牙齒咬緊着嘴唇，又叉着兩手在背後，茫然地呆看着那火爐。

感情久已能使他號啕，使他頓足，使他咒罵那女人的嫻嫻來遲，使他拋棄了對於她的愛情與尊敬，然而理智又命令他忍耐着等待，忍耐着等待，同時他并且沒有號哭咒罵等等力量了。終於從他的口中漏出了一聲輕微的嘆息，又向那沙發上坐了下來。

剛才只看了幾頁圖畫的世間周報，如今谷潤勉強着自己再來閱讀。但是他雖則在閱讀那篇論文，他看見的却祇是一行一行四方形的圖案堆積着，堆積着，難有幾個字跳到他眼

中是他認識的。他極力鎮靜的頭腦，於是再從頭讀起，才知道這篇論文。又是說什麼軍閥的私鬪是中國滅亡的端緒等等一類話；再看以下的新聞都是什麼馮吳大戰，難民過境等等的不快意的消息，平日他在友人面前看見這種新聞時還露出嘆息或者用着傷心的神態指給人家看，此刻他讀着這幾段新聞，覺得很討厭，連忙翻過了，翻到書尾，閱讀那最後幾頁的雜俎欄。他翻着一首新詩，題爲我願：

『噯！我的愛，

我願化作你的絲襪，

雖則受着你的踐踏，

你的肌膚却常常給我親着！

噯！我的愛，

我願變作你的香糖，

雖則被你嚼成唾液，

我的生命已溶入你的心懷！」

這是上海一派專做黑幕小說的文人所作的迎合中國淺陋的
藝術市場的一首新詩。谷潤讀到這首詩，覺得很容易懂而且
有味，連接地讀了一三遍之後，仰起他的眼睛望那檯上的糖
果。

谷潤的糖果原是買來要她和他自己在一起咀嚼的，如今他却啓了糖果的包封，自言自語道：

『呵呵！我呈給你這朱古立的糖，要你從每片糖裏認識愛情的甜味；我呈給你這心形的杏仁，要你從每顆杏仁裏辨出我的誠心！』

趁着他的雄健的想像力，他想像這時候假使她已來了後的情景了：

兩人並肩坐在溫暖的沙發裏，有如那油畫中的一對情侶。兩人講的話，就是這二三月中的互相愛悅的情形，說話時一定要帶着些滑稽，那末大家都會情不自禁地嘻笑。接着

緊緊地握住她的手，那末她一定合緊了她的嘴唇微笑地向他逼視。

這房間在頃刻便將成一座樂園；那銅牀化作滿蓋蓮花的池塘，在蓮葉下有鴛鴦交頸而睡；那洋畫化作一座森林，森林中有無數仙鳥發瘋地齊唱着歡歌；那衣廚和沙發化作爲葱蘢的山崗，山中有汨汨的流泉，流瀉入桌椅化作的果園良田。在這樂園裏，有永久不謝的鮮花，有永久常新的春陽，有奇獸，有靈芝，有一切人間夢想的美麗……

他的思想又跳到她的身上，他想，兩人並坐的時候，他們倆的全身心的熱力一定相互交流，他們倆顫動的身軀將彷彿

佛浮在溫泉裏，感覺着冷中的熱味，熱中的冷味，又彷彿身子在夢中給薰風吹上了青天，被白雲擁護着向着月球進行：

……是的，他又要將他溫暖的嘴唇親着她的手背好久時候，從她的手背上將吸取她一些永久保存鮮美的蜜意；：他又想到剛才讀過的一首詩，怎樣化作愛人的襪，常常親着那香肌：

……他又想到以前讀過的小說中描寫男女大擁抱的情景：

……

呵呵！他不能再想了，他不能再想了。他覺得胸間氣悶到極點，呼吸急促的幾乎要窒息了；腦筋發脹，有點偏頭痛；喉頭乾燥如火在焚；眼皮滯重地壓迫他的眼睛；全身麻酥的了，在麻酥中，他歪着身子躺在沙發中一聲也不響。

西沉的太陽送下的血色的光，闖進了窗中，跳蕩在白布套的沙發上，跳蕩在谷潤光亮的頭髮上，跳蕩在他的疲倦的臉上，映出一種畫家所難描的癡默默的色彩。

這時已五時四十分。

谷潤從醉後一般的迷糊裏甦醒轉來，眼皮微啓，便覺眩耀，於是眼皮重又合上了。過了幾秒鐘，他又睜開眼來向他身邊一望，覺得四周都空虛，在空虛中只有他一個人。他突然跳了起來，將糖果和那本周報都拋棄在地上。

他先前以爲這房間是樂園的，却不道如今變爲沒有光，沒有花，沒有陽春，沒有一切的——一切都埋沒了的渺無涯

際的沙漠。如今他一個人獨立在黃沙的中間，仰頭一望，所見的祇是灰色的天空，耳中所聽見的，祇有寒冷的風聲……他有如鬪敗的雄雞，先前一切的歡樂和水泡一樣的消滅了。從他可憐的蒼白的臉上露出了慘笑，從他的鼻孔中漏出了啾啾的輕視人的笑聲。他不僅覺悟了她的欺騙，他并且想像她在此刻與另一個男子在另一處地方創造了他所要創造的樂園。

他如今沒有孤獨的悲哀，他沒有寂寞的淒涼；充滿他全身心的是惱怒與悲恨的火焰。

他不特此刻不希望她的到來，并且永久不願再見她了。

但是他突然間按着電鈴，呼喚茶房，茶房恭敬地進來了。

谷潤便說道：

『如今我要往戲院子裏去，如有女客來訪，請她在我房中等待好了。』說完話，他便忽忽地向外走去。

0.3.8

一九二八年七月付排
一九二八年十月初版

奔

波

實價三角半

著者 徐蔚南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京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